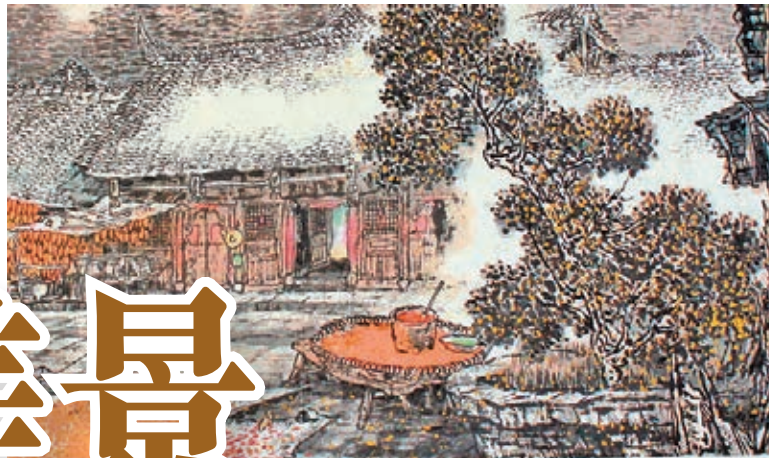


大千再傳弟子鄧由懷 用心血描繪鄉村美景



■鄧由懷代表作《川西農家》。

鮮紅的對聯、金黃的玉米，炊煙裊裊、雞鳴成群，霞光灑在茂密的竹林中，捕魚的船兒停靠河邊……一山、一水、一舟、一竹、一茅屋，勾勒出一幅幅活靈活現的川西民居圖。鄧由懷年逾七旬，衣着隨意、不善言語，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齊耳的長髮，卻透露着一股濃濃的藝術家氣質。鄧由懷是張大千再傳弟子、大風堂門人，數十年孜孜以求繪畫藝術，75歲終成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通訊員 路建東



■鄧由懷（左）揮毫作畫。

6月中旬的一天，記者來到山水畫家鄧由懷的家中，欣賞到了一幅幅充滿泥土芳香的畫作。鄧老先生說，他是從農村出來的，對農村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他的使命便是用手中的畫筆為川西壩子樹碑立傳，世代傳承。

農家子弟繪鄉村神韻

1942年，鄧由懷生於四川仁壽農村，從小與泥土為伴，但卻癡迷詩書繪畫。後來，雖入伍並留任成都軍區後勤部，但卻經常回鄉播種、收割。「在農村，出門可見山水，處處皆美景。」鄧由懷說，他對家鄉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鄧由懷將這份濃濃的鄉情，融入他的畫作之中，處處充滿着濃厚的鄉土氣息。如《金風吹動臘酒香》作品，農舍貼上了鮮紅的對聯，屋簷掛滿了金黃的玉米，船兒停靠在江邊；金黃的霞光灑在叢林之間，秋風蕩漾、酒香撲面，生動活潑。川西多竹，鄧由懷的作品自然離不開竹，微風拂動、枝幹彎曲，疏密穿插、竹葉嗖嗖，好一幅田園美景。幽林竹舍、青山碧水、丹崖秋楓、蒼嶺橫雲、莽原村寨、古寺頽垣，皆氣勢飽滿、形神兼備，無不繫緊蜀鄉情緣。「立足底蘊濃厚的蜀鄉人文風貌，堅持把藝術創作建基在傳統文脈之

上，在承傳、探索、拓展、精進的藝術理念下，以大膽的開闊氣度和創新意識，踐行着對傳統文化的承續與延伸。」一位知名畫家說，鄧由懷的作品取法古今筆墨語言，在整合與熔煉的抉擇中，既巧妙地糅和了傳統畫法的抒情格調，又注重對民族民間藝術合理成分的兼收並蓄。如其頗具代表的竹居系列作品，正是變法於宋代米氏山水畫中的米點皴，將中國畫竹林的表現技巧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師承大師獨樹一幟

鄧由懷雖自幼愛畫畫，但都是屬個人摸索，真正入門還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啟「文藝復興」，他拜師張大千弟子王永年，悉心學習繪畫藝術。後來，王永年北上，又將他推薦給同為大千弟子的龍國屏。

師從兩位大千弟子，鄧由懷的繪畫水平日漸提升。「大千是一個時代的符號，我感覺只能學到一些皮毛。」鄧由懷說，他一手繼承傳統，一手伸向生活。以前主要畫大山大水，但總感覺與名家差距很大，曾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迷茫。後來，他漸漸領悟到畫家應該畫自己最熟悉的，要表達真情實感，於是開始鍾情鄉村繪畫。

鄧由懷的女兒鄧奇鈴介紹，幼時家中生



■畫家鄧由懷

活比較艱辛，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父親的畫室就是一張門板搭在床邊作為畫板。不上班時，父親傾注在畫案上，潑墨揮毫，酣暢淋漓。父親畫到得意之時，完全沉醉至深夜而不知東方泛白。常常是女兒一覺醒來，父親房中的燈亮着，二次醒來還亮着，三次醒來仍然亮着，父親就是一座不知疲倦的山。

「我的畫筆全是自製，鐵絲、銅條、樹枝、毛線等都作材料，只要能達到繪畫效果就行。」鄧由懷拿出他的寶貝說，同行們都稱他用的是「叫花子筆」。記者見到鄧由懷的畫筆，要麼開了幾個叉，要麼沒有筆尖，還有的根本不能稱作畫筆。但他就是用這些奇奇怪怪的「叫花子筆」，畫出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父親的畫，像老酒一樣純厚，被業內人士稱為川西風情畫家。」鄧奇鈴在博文中寫道，父親一生淡薄名利，醉心於藝術創作。「丹青不知老將去，富貴於我如浮雲。」全國知名畫家、原嘉州畫院院長李道熙，為鄧由懷做出這樣的評價。



■鄧由懷代表作《山鄉情韻》。

■書畫家蕭輝榮（右一）為中國駐泰國大使寧賦魁（右二）講解畫作。

人物簡介

鄧由懷，男，1942年生於四川仁壽。自號虛竹齋主人、巴蜀鄉土風情畫家，張大千再傳弟子，師從「大風堂」門人龍國屏、王永年。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四川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四川大風堂畫院藝術總監、成都張大千畫院副院長、眉州華夏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四川巴蜀中國畫研究院特聘畫師。

鄧由懷的作品曾入選全國職工畫展、全國巴金學術研討會專題展，「世紀·中國風」全國大展（優秀獎）、第五屆中國藝術節大展、迎澳門回歸大展（優秀獎）、中日韓交流展，首屆和第三屆「中國西部大地情」全國展、首屆國畫名家（四川）推介展、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全國大展，其傳略載入《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當代美術家圖錄》《中國畫選集·四川卷》等，出版有個人畫集。四川省「五一」文學藝術獎章兩屆獲得者，榮膺「中華知名專家」稱號。



「時代的跨度」中國當代影像展： 回望北宋審美思潮

香港大學（港大）美術博物館與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央美館）合作舉辦《時代的跨度：中國當代影像與北宋時期審美思潮的回望》創新展覽，由即日起至9月4日展出來自中央美術學院（中央美院）的姚璐、王川與繆曉春的作品。三位藝術家在其攝影與視像作品中精準捕捉中國北宋時期的社會審美風氣，並在其當代藝術風格中體現出昔日的創作與文學傳統。

在三位參展藝術家眼中，嵌入式象徵意義和其所採用的構圖方法是作品的重點。他們表達的信息被廣泛流傳，並以當代藝術的形式重現和延續傳統。策展人蔡萌指出王川的《再聚焦：龍》別具深意，以其獨特的影像語法探討他對這個時代的觀感，作品結構嚴謹而細膩。「龍在中國屬於一種來自遠古的精神載體，但這種圖騰符號在今天消費主義大潮下，變得俗氣而粗劣。王川的作品捨棄了傳統攝影的語言排序，刻意拆解焦點上的事物，以別具一格用於攝影的修辭方式——影像語言失語（aphasia）作告示，凸顯失效的圖像數據，是數據氾濫時代中的另類寫照。」

姚璐的《遮蔽與重構》極盡調侃，以拼貼、重構手法，把傳統青綠山水轉化為視覺符號，植入現實處境中，透視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對環境帶來的巨大破壞。肇始於北宋時期的文人

畫是中國傳統藝術的最高形式之一。山水畫不僅提供了一個可觀、可遊、可居的文人精神空間，而且還以此為媒介發掘一種由筆墨建構的內在語言系統。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對古人大山、大江、大自然的敬畏。如今，敬畏的對象已經悄然轉移對體量巨大的「宏偉建築」和荒誕的現代都市景觀中，而這些景觀的背後，隱藏着某種不斷膨脹的權力意志和慾望。《遮蔽與重構》的影像語境在剖白一個讓人沒法躲避的寓言——青綠的殘山敗水，是一語道破的警號。

王川指出，二十一世紀的數據革命，把藝術創作伸展至無邊際的虛擬領域，它既不真實卻又存在，讓飄渺的精神世界轉化為影像，產生新一輪的感觀經驗及觸發思考。繆曉春的創作有一份大歷史視野，他的《灰飛煙滅》、《無始無終》及《從頭再來》是一部史詩式的三部曲，在這三部曲中，他或者化身為中國古代的人物，或者變成一種單純的自我個體，以綿密的思緒，遊歷於西方的精神世界。 文：張夢薇



■王川《再聚焦：龍》系列3攝影



■姚璐作《松溪戴酒圖》

畫作展現異國風情 放鬆生活節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嘉禧）日前國際當代畫家協會於中環大會堂舉行了「第五屆會員作品展」，共展出黃仲民、鍾耀、陳仁付、陳祖恩、趙文錦、李達瀛、余錦山、羅橋、蔣自麟、林佐治、楊奕、周小弟等十二位會員的作品。參展的會員都具有豐富的繪畫經驗，畫功深厚。由充滿童趣的膠彩畫，抑或是逼真的人像油畫，直至寫實的風景水彩都一應俱全、各放異彩，令人大開眼界。而風景畫除了有豐富的香港本土風情的畫作外，例如《獅子山下》、《鯉魚門》、《九龍公園》等，還有海外地區的畫作，如《法國尼斯舊城街景》、《威尼斯漁市場》等，充滿異國風情。

國際當代畫家協會會長黃仲民表示他們每年都會組織一隊人到國外或內地寫生，他說：「我們喜歡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取景，透過畫作展現不同地方的風景和文化。而平日便畫香港的本土景色比較多。」每年都會舉辦畫展的黃仲民，希望香港的畫家或大眾都可以共同欣賞畫作，以放鬆急促的生活節奏，他坦言：「我們每年有新作品的時候便會舉辦畫展，希望大家互相切磋一下，從而提高對藝術的啟悟。同時亦希望普通市民都可以抽空來觀看。」畫家很難成為一份謀生的職業，由小學開始學繪畫的黃仲民一直把作畫視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項興趣：「我由二十歲正式開始成為一個畫家，一直跟了一個畫家十幾年。畫畫最重要是自己的興趣，自己喜歡才有動力一直去鑽研。畫畫可以幫助人放鬆心情、陶冶性情，是一種很好的享受。」

而對於未來的活動，副會長畫家楊奕表示會有寫生的行程：「我們協會打算九月到山西進行寫生，會到湖邊、瀑布旁去描繪一些古風的景象，希望各位多多參與。」而為了培育更多的年輕畫家，黃仲民曾到學校免費教授西洋畫的繪畫技巧和畫理，他亦表示非常歡迎更多的邀請。



■國際當代畫家協會「第五屆會員作品展」《簡生》黃仲民與被畫者 攝影：洪嘉禧



■參展畫家出席國際當代畫家協會「第五屆會員作品展」開幕儀式。 攝影：洪嘉禧